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  
第六十八回 復故土玉重華五歲封侯 泣深宮可炭團一朝會母

足足謂雪燕曰：「我的師父狠無情，既為我們平了妖，當相與朝王，封個官兒，為甚麼來無端，去無跡的，不可測度呢。」雪燕曰：「神仙舉止，是這麼樣的。」語次，王子星生，扯著足足的衣帶曰：「我們擒那三弟已擒得了麼？」足足笑曰：「是擒得的，你欲怎麼？」星生曰：「兒欲看那三弟，是怎樣的一個人，要這麼多人擒他呢。」正說間，人報楊三弟及三許已解到了。即傳刀斧手，排班伺候。並傳玉重華、韓吉姐、丁勉之，上帳同審三弟。左一案吉姐攜重華坐著，右一案丁勉之坐著，足足與雪燕撰著戎裝夾王子星生同坐中案。三通鼓，一聲炮，旌旗肅穆，鴉鵲無嘩。足足把響木一敲：「將犯人帶上！」一聲吆喝，只見忽雷以索牽三弟、婆姐、三許上堂，分跪左右。可大郎在帳外唱著名，星生問足足曰：「三弟是那個？」足足指曰：「那旁蓬髻青衣的便是。」星生點點頭。足足喝曰：「那個是甚麼許小蠻、粉兒、朵兒呢？」只見左邊三個潘安似的美男子一齊應曰：「小人便是。」足足曰：「你三個，為何幫著三弟作惡？」小蠻曰：「小人們那敢？」足足曰：「你既是個男子，為何全沒廉恥，傅粉挽髻，稱甚麼王后貴妃呢。」三許叩頭泣曰：「此是犯人沒奈何的事，欲逃不脫，不是犯人情願的。」足足敲著響木：「拿去斬了！」忽雷正欲動手，只見星生扯著足足曰：「這三個不殺他也罷。」足足笑曰：「你三人好造化，王子恩免了你，帶你回都服事王子，你願麼。」三人叩頭曰：「但免死刑，活一日，便是一日的恩典，敢說願不願。」足足曰：「據你說，只免死刑，大底活刑是免不得了。況且你們是慣妝女人的，何妨真個改做女人。」喝左右：「將三人牽去關了罷。」忽雷遂牽三人去使劊手行了宮刑。足足又敲響木曰：「梁婆胡跪上來，婆胡爬前些。」足足曰：「你這老貨，挑唆三弟，進毒弒雲太夫人，以誣韓夫人，該得何罪！」婆胡曰：「犯人並無此事。」足足曰：「私招三許與三弟奸，亦無此事麼？」婆胡曰：「此是犯人誤做的。」足足曰：「招藍眉中道以妖術弒玉侯，據四城作亂，難道亦不干你事麼？」婆胡叩頭曰：「犯人該死，倘邀恩赦，十指燃香，為娘娘祝。」足足曰：「你這十指，既能祝人，大都執起指來，復能咒人。拿去斬了罷！」忽雷將次牽去行刑。足足又呼三弟，顧雪燕笑曰：「聞三弟行坐不穿衣，這個是假三弟麼？」雪燕曰：「大都見娘娘便有起禮來，未可知。不是假的三弟，只是戰兢兢不言語。」足足敲起響木來，指著曰：「你快把弒太夫人、弒玉侯、誣夫人的事供上來！」三弟曰：「犯婢本賤妾姿，那有這麼膽量，因太夫人死得不明，不得不得罪夫人。至於紹娘娘將玉侯犯婢等拿至中途，玉侯無故被殺，犯婢恐不免，故私自逃回，避難竹山，豈料藍眉據黃石造反，挾制犯婢，犯婢怎奈他何。今藍眉伏誅，黃石之福，懇娘娘恕犯婢無知，情願削髮為尼，以贖前過。」吉姐亂敲響木，大罵曰：「當年我哥哥買你，從嫁先侯，你以淫蕩惑侯，竟欲廢我。你不思何等樣出身，膽敢覬覦夫人兩字。你只可做竹山天王，夫人是不容你做的。你平日好赤體淫奸，自言畏暑。今正炎天，獨不畏麼？」喝左右與他剝去衣。左右揪著三弟頭髮按在地下，剝得赤條條地。吉姐曰：「渠自喜肌肉白皙，可將他肢體，用刀界作龜宿紋，俾渠白肉變作花紋的紅肉。」刀斧手吆喝著，以足踏著三弟，從胸至股，慢慢的用刀界將起來。三弟哀嘶得，聲都破了。吉姐令將諸犯監禁著，不許容他自盡，還要請旨正法。若是死了，監者同罪。可大郎宣命退班，丁勉之打恭辭出。足足攜著王子，吉姐攜著重華，雪燕並隨從的侍婢，一哄進內去了。

又數日，足足下令班師，暫令丁勉之留輔重華。又使玉無敵、鯨飛、鵬飛領兵一千，並四城降兵，留鎮黃石，奏聞朝廷定奪。自五月出師，十月班師，只五個月，韓水誅，黃石平。王大喜。嘉張小之功，封為百點將軍。使賚敕往黃石，冊封玉重華為黃石侯。以丁勉之為黃石侯太傅，兼領黃石道太守事。楊三弟、梁婆胡，任韓夫人極刑處決。足足又吩咐張小，如三許未死，可帶回都做個內豎。又封王子星生，為定侯。晉足足、雪燕為貴妃。香得功以下賞賚有差。花容、趙無知奏：「黃石既平，笏山無事，臣等願罷相印，居深宮，就貴妃之職，以邀王寵。」王准奏。乃使花左貴妃，為太子玉生、二王子寄生太傅。使趙右貴妃，為三王子福生、四王子星生太傅。使紹中貴妃為五王子連生太傅。那連生乃可貴嬪香香所出，即五仙廟與星生同時產的。性慧敏，年六歲，能誦江海賦。一日王戲紹貴妃龍飛曰：「龍君象也，妃子名龍飛，龍飛在天，妃子其為女王乎。」龍飛面赤不能對。連生在旁對曰：「父王，天也。母妃為天所籠蓋，或飛或躍，仍在天之下。故天子馭龍，以君馭臣之道也。」王大喜。龍飛無子，由是愛連生如己出，故王使之傳連生。

凝命十一年，正月。寶彩嬪小端，奏誼王子段安、黎安，曾聘定月山關守紹緯學生之女小麗小施。今年已冠，乞賜完婚。王喜。命工部臣為兩王子造府，擇三月望日成婚。王思錄故人子弟，及諸妃眷屬，使人訪得紹其英之子紹平，其杰之子紹安，俱流落為傭，乃召至都，封平為安嗣男，安為安世男。以花貴妃之弟花枝，為安慶男。以段安、黎安之父樂代辛為安平男。以樂真妃之父樂生光，為安明男。以張貴嬪、銀銀、鐵鐵之母張姥姥，為安義夫人，迎入宮中供養。是時，山真妃翠屏之父已故，以維周之子周正，補錦衣使。旨賜與韓春蓀之妹芷香完婚。以趙貴妃公挪之兄公則為安勉男，母趙夫人為安順夫人，迎入宮中供養。以紹貴妃龍飛之父紹崇文為安謙男。以趙貴妃無知之母賣漿嫗為安遇夫人，迎入宮中供養。又晉可介之為定威侯。宮中諸妃嬪有親屬受封供養者，皆踴躍謝恩，歡呼動地。可真妃炭團哭於王前曰：「人皆有親，妾獨無乎？」王曰：「可莊自熊虎搆兵，潛光竊據，妃子的母親，未必尚存，只安於命罷了。」炭團拭淚曰：「聞妾母親，流落悉利，久欲為王言之，但未知的確，不敢妄陳。妾姑嬌鸞又出了家，妾身又不能為王育王子，一身之外俯仰無親。人皆歡躍，妾獨悲號，亦固其所。」王亦為之太息。明日，王召歸誠將軍可飛虎，問曰：「聞可真妃之母，流落悉利，卿能悉其約略否？」飛虎曰：「當年明禮被殺，王出可莊，內外不能相顧，逮臣進府問安，已聞逃出府門去了。干戈擾攘之際，何暇理他。自後絕無消息，悉利之說，巨未之聞。」王曰：「卿能為朕訪求之，以慰真妃之念否？」飛虎曰：「容臣慢慢訪求，若果尚存，終不能逃出笏山之外。」王頷之。又使百點將軍張小賚敕往阪尼慈雲庵冊封前貴妃無可禪師，為色空無界梵天自在聖智大法師，賜銀萬兩，為大法師焚修之費。

張小偕張珍、張布同住，至徘徊邑。張小謂珍布曰：「王懸千金之賞，購尋可真妃娘娘的母親，飯盂悉利諸邑，雖道路僻遠，汝二人曾走過的，何不走一遭，取此一套富貴。」張珍曰：「弟等與這可夫人，並未謀面，觀面相逢，亦認不得的。男子且難，何況婦人。」張小大笑曰：「兄弟癡矣，宇宙雖大，無行不得之道，無尋不著之人，何況區區笏山。」張布正欲回答，忽一小女子，年可十三四，攔住馬頭，叫起冤來。張小大怒曰：「我是過路的官員，不理民情的，你有冤情，該向本邑父母官處申訴。」喝從人：「與我逐去！」那女子生死的跪在馬前，只是哀哀的叫屈，從人鞭之，亦不肯去。張布曰：「哥哥不要固執，大底是為父母官所屈，無路申訴的，且問他甚麼的冤情。」張小乃停住了馬，問曰：「你是何姓名，多少年紀，甚麼冤情，容你訴來。」女哭訴曰：「兒姓石名蘿花，徘徊城裡居住，今年一十四歲。父親石堅，是曾舉過進士的秀才，原配的母親胡氏，生個哥哥，名中玉。不兩年母親死了，後娶凌氏生兒，哥哥在無力道教讀，不料嫂嫂平氏，與邑中無賴石貴奸，將兒父親殺死，被鄰人拿獲解官，他到官前，不說與嫂嫂奸，偏認與兒母親奸，邑令石公明，拿兒母親到案，嚴刑拷打，問成謀殺親夫的罪，可憐覆盆黑冤，無人昭雪兒，故拌死攔住將軍馬首，懇將軍為兒母親，雪這冤屈，亡父在九泉，亦感戴大恩。」張小見他年紀小小，一五一十的說得這麼清楚，疑有人唆擺他，因嚇之曰：「石蘿花，你母謀殺親夫，你須要與父親鳴冤，不應誣攀嫂嫂。你是受誰教令，來這裡叫冤，你若不實說，究出真情，更要將你活活的處死。」蘿花叩頭曰：「兒舉目無親，誰肯教兒，只是情急不擇言，冀將軍饒恕。如果詞虛，甘心反坐。」張小沒奈何帶著蘿花，轉道進城。邑令石公明，聞報忙忙的出城，迎接進署。張小曰：「某本武官，不與民事。又有聖旨在身，羈留不得的。因有女子石蘿花，攔住馬頭為母親石凌氏叫冤。凡為民父母，須要小心曲體下情，然後民無冤獄。恐賢令一時輕率，致冤上加冤，朝廷聞之，賢令恐有些不便。故不得已輕造尊署，冒進一言。」石公明曰：「石凌氏之案，已經招認難翻的，將軍勿聽這小孩子一面之辭，如必見疑，求將軍為下官再訊一堂，便分曉。」張小笑允之。